

宋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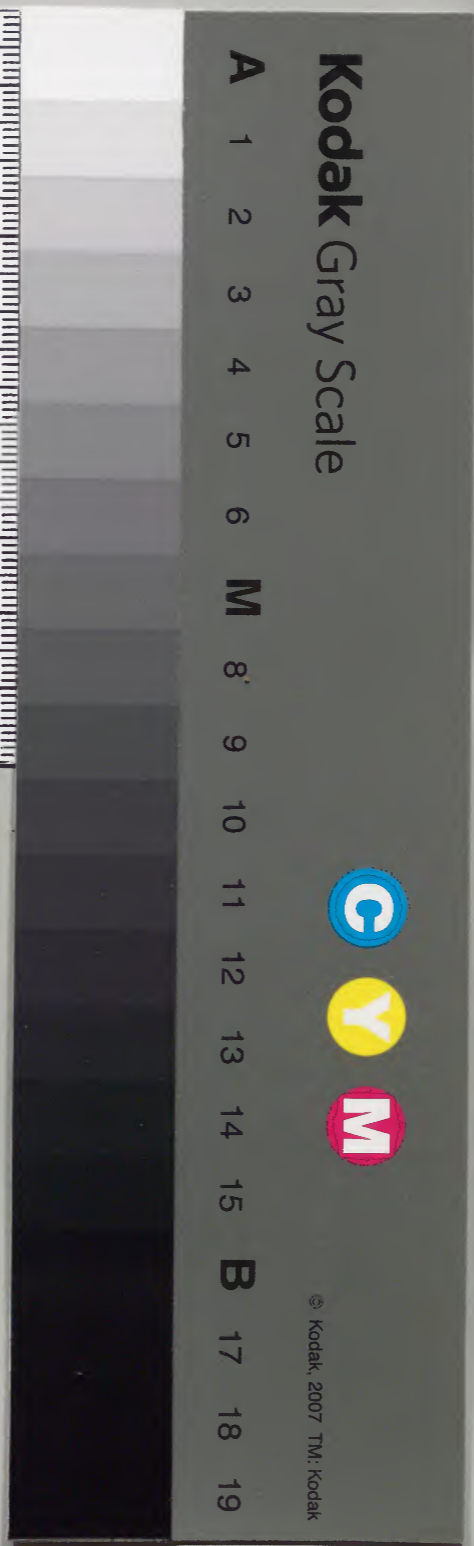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八冊



內閣文庫			
三函	二	漢	
六架	四	書	
	七	類	

內閣文庫			
三函	二	漢	
一四架	四	書	
	七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77
冊數	48(48)
函號	284 47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六 起戊戌至巳亥凡二年

順帝八

淺草文庫

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丙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

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

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

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

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

余闕一門死節胡伯顏

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十、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

韓建一家
死節
李宗可等
死節

延齡、丘瓘、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反。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

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庚戌，大明兵取婺源州。
乙丑，大風起自西北，元

益都土門萬歲碑仆而碎 丙寅田豐陷東平路
二月己巳朔元議團結西山寨大小十一處以為保
障命中書左右丞總行提調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
長編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應 毛貴陷清滄州
遂據長蘆鎮 癸酉毛貴陷濟南路董搏霄從不蘭
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
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
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依前詔
往援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
代領其衆詔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復命

搏霄昂霄
死節

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
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貴遂入據之立賓興院選
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
搏霄方駐于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
霄為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值毛貴兵卒至而營壘
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
拔劍督戰賊突前猝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
天是日昂霄亦死之搏霄字孟起磁州人早以儒生
起家為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
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壬午、宋田豐復陷濟寧。丙戌、元紐的該聞田豐逼近東昌、即棄城走還京師、拜中書左丞相。戊子、田豐陷東昌路。三月己亥朔、日色如血。庚子、毛貴陷般陽路。辛丑、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初黑氣蔽四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有兵戈之聲。庚戌、毛貴攻薊州、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之。乙卯、毛貴攻瀋州、至棗林、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遂畧柳林、逼畿甸、京師大恐、元廷臣或勸其主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

戰 達國珍死

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貢衆潰退走濟南。是月、大明兵取建德路。夏四月甲申、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時元火你赤以左丞來守淇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化、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你赤疾而撓之、城陷、火你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為追者所殺。五月戊戌朔、元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運糧萬戶。庚子、劉福通攻汴梁。壬寅、太白犯填星。元汴梁守將竹貞出走、福通等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為都。陳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以

兵攻邵武路。庚戌，陳友諒陷吉安路。癸丑，元御史七十等劾右丞相泰不花，初泰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邪？時亦起泰不花為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泰不花乃以養銳為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泰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元主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筭，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慢，元主由是惡

亂

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泰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泰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糧餉為先，請令太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御史七十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乙卯，詔削奪泰不花官爵，蓋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代之。泰不花聞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不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泰不花以來路。元命悟良哈台節制河北諸軍，河南行省平章

潘顏一門
死節

周全節制河南諸軍時河南寇蔓延河北伯顏乃渡
 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寇遇寇知伯
 顏名士生劫之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
 與妻子俱死之寇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
 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於其腹中覆墻而捨
 之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蒙古萬戶府
 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
 六若為卦者稍長受業宋進士黃坦坦命以顏為氏
 弱冠即以斯文為已任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
 授翰林待制辭歸四方來學者甚眾為學務真知力

宋黃坦

踐必期措諸實用至是遇害有司上其事謚文節
 是月天雨白毛山東地裂六月戊辰朔日食元拜
 察罕帖木兒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便宜行事庚辰
 宋將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
 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邵烽
 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
 部將關保等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
 塞井陘杜太行屢擊却之乙酉元命左丞相太平
 督諸軍守禦京城便宜行事秋七月丁酉朔元周
 全據懷慶路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

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
 為其所殺周全遂盡驅懷慶民渡河入汴梁 己未
 劉福通遣周全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
 謝退兵劉福通殺之 八月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
 路 辛巳元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於毛貴
 九月丁酉朔元褒封唐劉蕡為文節昌平侯 乙丑
 陳友諒陷贛州路 冬十月壬申我大明兵取蘭
 溪州 壬午元丞相搠思監罷以紐的該為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
 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

潘圭貪相

燕赤不花

王彝

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
 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
 敗殺朶列以滅口搠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
 綬御史王彝等復劾之不已元主終不聽 是月有
 兩日相擊黑光摩盪 十一月癸卯陳友諒陷汀州
 路丁未田豐陷順德路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既而
 雨雪東方有赤虹貫于中天 癸未宋關先生破頭
 潘等陷元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畧往遼陽遂至高
 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
 脩之工役大興叅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

陳祖仁

通鑑卷之百四十一 宋紀 七
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

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元主嘉納之。

甲申，我太祖取婺州。時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往征。由寧國歷徽州，道蘭溪，至婺，進圍其城，拔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

葉儀
戴良
吳沉
徐原

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王道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太祖旣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

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是歲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元京重以饑疫死者枕籍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太白經天處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我大明兵取諸暨州陳友諒兵陷信州路二月元詔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以爲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孛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元泰不花潰散之兵數萬鈔掠山西察罕帖木兒遣陳

通鑑卷一百三十四 宋紀 九
乘直分兵駐榆次招撫之其首領悉送河南屯種
三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畧衢州復遣兵陷
襄陽路 壬戌元詔定科舉流寓人民名額蒙古色
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 我 太祖遣使往
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
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
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
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
書幣以温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

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
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
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馬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
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
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 夏四月甲子趙均用殺宋
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
部自相讐敵 元主以天下多故卻天壽節朝賀語
羣臣曰方今宜敬天地法祖宗以自修省朕初度之
日羣臣母賀庚午右丞相太平暨文武百官奏曰天
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合禮典今謙讓不受固陛

下盛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名分正宜舉行、不允、壬申、皇太子復率羣臣上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舊行典故、今不行、有乖於禮、元主曰、今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修省敬天之時、奈何受賀以自樂、乙亥、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曲徇所請、若朝賀之後、內庭燕集、特賜除免、亦古者人君減膳之意、仍乞宣示中書、使內外知聖天子憂勤惕厲至於如此、元主曰、爲朕缺於修省、以致萬姓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候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

載叙太煩

五月壬寅、元察罕帖木兒請今歲八月鄉試、河南舉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貫、依河南省元定額數、就陝州置貢院應試、詔從之、是月、大蝗、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京師銀一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子而食者、六月、天完將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爲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

伯顏不花的斤死節

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的斤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梯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 秋七月壬辰

海魯蔡誠
將廣死節
鮮于氏

取衢州

朔元出搨思監為遼陽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 八月戊寅元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先是帖木兒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奪汴外城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據安豐捷聞元詔以察罕帖木兒為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西臺中丞 九月我大明兵取衢州是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復冬十一月庚申朔元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甕城造

劉基
章溢
葉琛
朱文忠
王禕
王天錫

弔橋、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大都
杜鵑啼。十一月癸卯，我大明兵取處州路，有薦
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
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
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
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
皆用之。戊申，陳友諒兵陷杉關。時中原既亂，江
南海漕久不通，元京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
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
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張士誠輸粟，方

杜鵑啼
蝶競出亦
可刪

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
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
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
至京師。十二月，蜂蝶競出。元竒皇后與太子嘗
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
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父左右，
令御史劾父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
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
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
數於元主之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太子

亂

以成遵趙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七 起庚子至癸卯凡四年

順帝九

危素

至正二十年 漢主陳友諒大義元年 春正月壬子元以危素為

叅知政事乙卯元會試舉人知貢舉李好文等奏舊例各處鄉試舉人三年一次取三百名會試取一百名今歲所取鄉試比前數少止有八十八名會試三分內取一分合取三十名乞於三十名外添取五名

紐的該

為宜元主從之。丙辰五色雲見移時。元紐的該為相。有大臣體既臥病。謂人曰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遂卒。二月戊午朔元左丞相太平罷。時成遵等既死。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遂以太保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三月戊子朔田豐陷保定路。彗見東方。甲午元廷試進士三十五人。賜及第出身有差。壬子元以搠思監為右丞相。時元主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為奸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

大聖人出

二人之罪居多。夏四月庚申元命大司農司都事樂元臣招諭田豐。至其軍為豐所殺。癸酉有雲龍之祥。我大明成祖文皇帝誕生。五月丁亥朔日食。雨雹。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搗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畧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閏月乙亥流星大如桃。六月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元紀
已丑、元詔察罕帖木兒與孛羅帖木兒部將毋得互相越境侵犯所守信地。是月、我大明兵取信州路。秋七月乙亥、元詔孛羅帖木兒總領達達漢兒軍馬爲總兵官、仍便宜行事。八月戊子、元詔命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讐隙、故有是詔。九月、元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元主遣使諭令講和、遂各退守石嶺關南北。冬十月甲

申朔、甘露降于國子監大成殿前栢木。已亥、元主命以冀寧昇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以爲用兵數年、惟藉晉冀以給其軍、而致盛強、苟奉命與之、則彼得以足其兵食、乃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等處、再遣部將八不沙以兵授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王命、察罕怒殺之、尋駐兵霍州、攻孛羅帖木兒、元主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孛羅帖木兒遂罷兵還、察罕帖木兒尋亦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初、詔遣叅知政

事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州羅察罕。二家之兵，三人既各受命，不肯前進。山南道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志。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十一月甲寅朔，黃河清。凡三日。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

大聖人出

邊。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者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元主遣使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遂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元吳當卒，當字伯尚，澄之孫也。以父文蔭歷官翰林直學士，江西行省叅政。陳友諒陷江西諸郡，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柱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

吳當

高隱

諒遣人辟之。當卧牀不食以死自誓。乃舁牀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以終其身。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元詔赦天下。癸酉。石州大風。拔木。六畜俱鳴。民所持槍忽生火焰。抹之即無。搖之即有。二月。元八撒刺不花以廉訪使久居廣東。專恣自用。詔以完者篤代之。八撒刺不花怒其代已。即誣以罪殺之。三月。元以張良弼為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時孛羅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

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于鹿臺。察罕啣之。

夏四月辛巳朔。日食。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

嘉定等路。元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六月丙申。元察

罕帖木兒總兵討山東。秋七月己巳。忻州西北有

赤氣蔽天如血。八月乙酉。我太祖帥師伐漢。援

江州。陳友諒走武昌。先是友諒據江州為都。引兵犯

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太祖

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

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

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

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眾來見。寧州陳文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元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初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兵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

擴廓帖木兒

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寇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為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九月戊午，元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其主，令以太平為留守，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元紀

大聖人出

元兩軍不和者屢矣天子與將帥不和太

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
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爲已功 壬戌明玉珍破東
川郡縣是月我 大明兵取建昌饒州二路 冬十
月元以察罕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
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戊
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
日元命秘書少監程徐祀之 是歲元京師大饑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 甲寅元詔
李思齊討四川張良弼平襄漢時兩軍不和故有是
命 庚申我 大明兵取江西龍興諸路時江西諸

子亦然宰相亦然雖不亡得乎

車力帖木兒

路皆陳友諒所據 丁卯元申諭李思齊張良弼等
各以兵自効以也先不花爲中書右丞 二月乙酉
彗星見于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丁酉彗星犯離
宮西星至二月終光芒二丈餘 三月戊申彗星不
見星形惟有白氣形曲竟天西指掃大角壬子彗星
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始滅
甲寅四川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元陝西行
省參政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夏四
月丙子朔長星復見于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
丈四十餘日乃滅 五月乙巳朔泉州賽甫丁據福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元紀 順帝九

燕只不花

州路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擊敗之餘衆航海還據泉州福建行省參政陳有定復汀州路 辛未明玉珍據成都自稱隴蜀王初玉珍聞陳友諒弒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遂自稱王分兵克龍州青州犯興元鞏昌諸路 六月辛巳彗出紫微垣東南指西南行戊子彗星光芒掃上宰 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

察罕帖木兒

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給請行營衆以為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以為子也

晏璧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據

忠效義乃出於草澤之人。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齊雖共起義兵而未變臣節。有愧察罕多矣。

論曰。氣起危宿。貫于太微。太史占爲大水。而元主獨以爲山東必失良將。旣而察罕果爲王士誠所刺。然則元主豈蠢然無知者哉。特以君人之道旣失。而運祚將終。雖習于天文無益也。

秋七月丙辰。熒惑見西方。須臾成白氣。如長蛇。光爛有文。橫亘中天。移時乃滅。八月己亥。擴廓帖木兒言孛羅帖木兒張良弼據延安。掠黃河上下。欲東渡。

關保

以奪晉寧。乞賜詔諭。九月癸卯朔。劉福通以兵授田豐。至火星埤。擴廓帖木兒遣關保邀擊大破之。冬十月甲戌。孛羅帖木兒南侵。擴廓帖木兒所守之地。遂據真定路。十一月乙巳。擴廓帖木兒復益都。自擴廓旣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遂拔其城。執賊首陳猷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十二月。元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以詔天下。二曰。罷造作。以快人心。三曰。御經

李士瞻

脫火赤

筵以講聖學四日延老成以詢治道五日去姑息以振乾剛六日開言路以求得失七日明賞罰以厲百司八日公選舉以息奔競九日察近倖以杜奸弊十日嚴宿衛以備非常十一日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日絕濫賞以足國用十三日罷各宮屯種俾有司經理十四日減常歲計置爲諸宮用度十五日招集散亡以實八衛之兵十六日廣給牛具以備屯田之用十七日獎勵守令以勸農務本十八日開誠布公以禮待藩鎮十九日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日依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薊國公脫火赤上言乞罷

激變

三宮造作帝爲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故故士瞻䟽首及之初皇后竒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爲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讒遂廢伯顏帖木兒其昆弟塔思帖木兒時在京師遂立爲王以竒族子三寶奴爲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爲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歸京師是歲黃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元主聞之不樂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羣臣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卽其應

元主亦知
必有聖人

也元主笑而頷之

二十三年

夏明玉珍天統元年吳張士誠元年是歲并漢宋凡四國

春正月壬寅

朔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二月擴廓帖木兒自益都領兵還河南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太祖乃還命達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三月辛丑朔彗見東方經月乃滅丙午元大赦天下丁未元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及第出身有差壬

戌大同路夜有赤氣亘天中侵北斗是春閔先生餘黨復自高麗還攻上都孛羅帖木兒擊降之夏四月孛羅帖木兒李思齊互相交兵五月己巳朔張士誠運糧十三萬石至元京瓜哇遣使貢方物于元六月戊申元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時陝西行省右丞答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爲擴廓所有陰結孛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之竹貞遂降甲寅元詔授江南下第及後期舉人爲路府州儒學教授丁巳絳州有白虹二道衝斗

貊高

朱文正
趙德勝
鄧愈

牛間庚申平陽路有白氣三道一貫北極一貫北斗
一貫天漢至夜分乃滅秋七月陳友諒忿其疆場
日蹙乃作大艦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攻洪都
其氣甚盛我大明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
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
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
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我太祖親師諸將發舟
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
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
郎山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

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晡東北風起
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
普畧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
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
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
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
出將奔還武昌我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
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
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
年四十四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

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
爲帝改元德壽旣而我太祖復進兵圍之九月
張士誠自稱吳王先是士誠雖請降于元而城池甲
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
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
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元
主因以其弟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
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
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帖睦爾恐逆其
意爲所害乃爲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

元海運止

吳王卽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戶部侍郎博羅
帖木兒徵糧于士誠士誠不予東南海運遂止於是
歲冬十月丙申朔山東赤氣千里元孛羅帖木
兒自察罕旣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元主雖屢詔
解之而讐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擴
廓大破之擒其將烏馬兒殷興祖軍遂不振十一
月元殺太傅太平初帝欲以伯撒里爲相辭曰臣老
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
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
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太子惡之命御史大夫普化

失刑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元紀
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搆思監因誣奏之安置
土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殺太平字允中初姓賀
氏名惟一後賜蒙古姓氏更名太平平生好訪問人
才不問南北必記錄于冊多進用之十二月元出
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爲甘肅叅知政事御史大夫老
的沙知樞密院事秃堅帖木兒皆逃時宦者朴不花
與宣政使橐驪內侍太子外結丞相搆思監驕恣不
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
歷他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太子曰御史
糾劾橐驪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

傅公讓

之公論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詰責使姦
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顧以二豎之微而
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
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
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
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又奚望疏入太
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論祖仁以橐驪等初無是
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作法于涼凡事合
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元紀 順帝九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元紀
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奸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至若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

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卽辭職。御史至、吏卒皆辭閑、於是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橐驪皆辭退、元主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于元主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

李國鳳

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元主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的沙遂與秃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軍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八 起甲辰至丙午凡三年

順帝十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我太祖建國。號曰吳。時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為

正紀綱

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

羅復仁
陳理
張定邊

毀寶溺器
戎簡

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眾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者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

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論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者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感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

定官制

失刑

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三月。我太祖定官制。元削孛羅帖木兒官爵。初。搠思監。狗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忽都謀爲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論太子寢須一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秃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孛羅素與秃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孛羅跋扈。交通秃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

叛始

犯闕

李羅起釁固宛然既

李羅官爵解其兵權李羅拒命不受夏四月甲午朔元詔命擴廓帖木兒討李羅李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為非出主上之意遂令秃堅帖木兒舉兵向闕壬寅秃堅兵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乙巳秃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秃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搠思監朴不花二人畀之遂復李羅官爵總兵事庚戌秃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元主于延春閣

已稱兵又與太子為敵豈有宴賞加官之理

慟哭請罪元主宴賚之置太子何地加李羅以太保仍守禦大同秃堅為中書平章政事五月辛亥元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李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貂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李羅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秃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闕六月癸卯三星晝見白氣橫突其中甲辰河南府有大星夜見南方光如晝丁未大星隕及旦黑氣晦暗如夜甲寅元白鎖住以兵至京師請太子西行是月保德州黃

通鑑卷一百五十六 元紀 四
龍見井中。秋七月，李羅前鋒兵入居庸關，太子親率兵禦于清河，軍士皆無鬪志。太子馳還都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鎖住扈從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寧，奏起前山南道廉訪僉事張楨為贊善，又除翰林學士楨不起，擴廓帖木兒傳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

天不肯

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

張翥
老的沙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元紀 五
所廢不驟也。縱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戊子，孛羅兵駐健德門外，與秃堅老的沙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元主亦泣，乃賜宴。孛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

勢不並立
和事大誤

趙中

止之。孛羅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為之。遂以孛羅為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為平章政事，秃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元主詔諭孛羅擴廓俱朕股肱，視同心膂，自今各棄宿忿，弼成大勳。元御史臺臣辨明成遵，趙中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敕。是月，我大明兵取廬州路。八月壬辰朔，日食。壬寅，元以孛羅帖木兒為右丞相，監修國史，節制天下軍馬。乙卯，張士誠逐

普化帖木
見死節

元達識帖睦迺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左丞相時右丞
答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帛數
媒孽達識帖睦迺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
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迺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
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
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為之請實授王
爵元南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
興索其臺印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
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
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杯

達識帖睦
見死節

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
迺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
酒進飲之而死元孛羅帖木兒專國請誅狎臣禿
魯波廸哇兒禡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
糧禁止西番僧人作佛事九月我大明兵取中
興及歸峽潭衡等路冬十月元詔太子還京師命
也速老的沙分道總兵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我大明兵取寶慶路守將
唐隆道遁走陳友諒守將熊天瑞以贛州韶州南雄
降于大明壬午元孛羅及賈彬等辨明哈麻雪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元紀 順帝十

雪之罪。二月辛丑日旁有一月一星。三月庚申元太子下令于擴廓帖木兒軍中曰。孛羅襲據京師。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顯罰。少保中書平章擴廓帖木兒。躬勒將士分道進兵。諸王駙馬及陝西平章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其奮義戮力。尅期恢復。孛羅帖木兒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夏四月庚寅。孛羅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乃復逼后出而幽之。遣禿堅帖木兒率眾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良鄉。不進而謀之於眾。皆以為孛羅悖逆。中外同憤。

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孛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姜女於孛羅。至百日始還宮。五月甲子。大都雨。鼈長尺許。或言于元主曰。龍絲也。命拾而祀之。乙亥。我大明兵破安陸府。守將任亮迎戰被執。巳卯。我大明兵破襄陽路。六月元太子加李思齊為中書平章政事。封邠國公。秋七月乙酉。元孛羅帖木兒伏誅。孛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

亂

亂

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
 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
 數言于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
 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殺之至是秃堅帖木兒遣使
 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
 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
 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秃堅帖木兒引輕兵走
 八兒思之地丙戌元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徃冀寧
 召太子還京師大赦天下 八月丁亥朔京城門不
 開者三日竹貞貊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

觀音奴

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丁未元皇后弘吉刺氏崩
 九月擴廓帖木兒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爲
 太師中書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爲太尉中書左丞相
 知樞密院事以方國珍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
 元 冬十月丁未元樞密副使觀音奴擒老的誅之
 閏月辛未元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時伯撒里
 以累朝舊臣擴廓帖木兒後生晚進與之並相居兩
 月卽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
 陷沒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
 廓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

太子以制擴廓迤 而巳
初任擴廓後又任

南一應軍馬凡軍民一切機務錢糧名爵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等于朝廷是月我大明兵取秦州時秦州通州高郵淮安徐州宿州泗州濠州安豐諸郡皆張士誠所據十二月乙卯元立竒氏爲皇后改竒氏爲肅良哈氏是月禿帖木兒伏誅

二十六年春正月元命燕南河南山東陝西河東等處舉人會試者增其額數進士及第以下遞升官一級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居民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民皆

被害是月元擴廓帖木兒還河南分立省部以自隨尋居懷慶又居彰德調度各處軍馬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不能平而陝西張良弼遂不應命孔興脫烈伯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釁隙遂成三月丁亥白虹五道亘天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橫貫東南甲午擴廓帖木兒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張良弼于鹿臺李思齊脫烈伯孔興等兵皆與良弼合乙未元廷試進士七十二人賜及第出身有差元御史王倫普建言八事一曰用賢二曰申

嚴宿衛三曰保全臣子四曰八衛屯田五曰禁止奏請六曰培養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曰重惜名爵元主嘉納之是月我大明兵取高郵府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玉珍自建號至是凡五年子昇嗣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夏四月我大明兵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穎諸州五月我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

詹同

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秋七月辛巳朔日食甲申元以李思齊為太尉丙申擴廓帖木兒遣朱珍盧旺屯兵河中遣關保虎林赤合兵渡河會竹貞商高且約李思齊以攻張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八月戊寅元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九月甲申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篤刺哈自鳳翔還京師先是尚賓等持詔諭李思齊

思齊擴廓不終

而巳之不平誰解 詔和解之

名為和解良

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年。至是始還。丙戌元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辛丑有星孛于東北方。冬十月甲子元擴廓帖木兒遣貊高完哲等駐兵濟南以控制山東。十一月甲申我太祖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擊張士誠。先薄湖州。敗其將尹義石清。擒之。遂圍其城。塞溝港以絕糧道。士誠知勢急。乃親引兵求援。達等與之戰于阜林。虜其元師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其左丞張天騏遂舉城。

宗廟社稷

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十二月我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羣臣皆言新城旣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竒麗者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熊鼎

既而新殿成制皆素朴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
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
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
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
者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
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
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
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
十四人宋主韓林兒卒

冷謙正樂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九 丁巳一年 戊申亡

順帝十一

至正二十七年 夏主明昇 開熙元年 春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

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庚子我大明兵取松江府 癸卯我大明兵取沅州路 是月元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基推李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 二月庚申元以買

叛

聖明開科

住為雲國公七十為平章政事月魯不花為御史大夫、三月丁丑朔萊州大風有大鳥至其翅如席、庚子元都大風自西北起飛沙揚礫白日昏暗、是月我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

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俊秀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克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夏五月癸未福建行省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道送元都乙酉元以完者帖木兒為中書右丞相辭以老病不許辛

丑元擴廓帖木兒定擬其所屬官員二千六百一十人從之。是月山東地震雨白鼈。六月丙午朔日食晝晦。丁巳元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其光燄爍宮人震懾仆地。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丁卯沂州山崩。秋七月丁酉絳州星隕光耀如晝龍見于臨胸龍山大石起立。八月丙午元詔太子總制天下兵馬其畧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

天厭

激之變耳

汎掃汴洛克平青齊爲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况全齊密邇輦轂儻失早計恐生異圖詢諸衆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駙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擴廓帖木兒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

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與侯伯顏達世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中書省左丞相。本省駐札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烈伯各枝軍馬進取襄樊。王信本部軍馬固守信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竒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主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卽散遣其軍。故太子深啣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貂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

更誤

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朝廷因疑之，遂以是詔命太子。九月辛巳，我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兵圍平江，克之。遂執張士誠及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乃以書遣使送神保大王等還元。丁酉，我大明兵取通州。丁亥，我大明兵取無錫州。辛丑，我大明兵取台州路。時台溫慶元三路皆方國珍所據。冬十月壬子，元罷擴廓帖木兒官。初，太子旣受詔，竟止不行。

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貊高等皆叛之。貊高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於朝，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貊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已巳，我大明兵取温州。是月，我太祖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

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元紀
五
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

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絃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

胡廷瑞

楊璟

明刑正法

楊憲
傳

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在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牧養無異。復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俟八閩既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楊璟率荆湘之眾以取廣西。我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叅知政事楊憲傳

周禎

璫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叅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可以為久遠之法。又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憲臺。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寧成邳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

定曆

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十一月壬午。我大明兵取沂州。癸未。我大明兵取慶元路。戊子。我大明兵取嶧州。辛丑。我大明兵取益都路。是月。大明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十二月癸卯朔。日食。丁未。我大明兵取般陽路。戊申。我大明兵取濟寧路。己酉。我大明兵取萊州。遂取濟南及東平路。丁巳。我大明兵入杉關。取郡武路。時建延福興泉漳汀潮諸路皆陳友定所據。庚午。我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是月。方國珍歸于大明。

湯和

廖永忠

國珍初降。約云杭州下卽納地來朝。及太祖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犄角。太祖累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且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比至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旣而及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時。

王時
黃鳴
王肅

山東諸郡悉奉圖籍降于大明。元方疑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御史陳祖仁乃與翰林學士王時待制黃鳴編修王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

亦逢時之言

此天意也
王時等何
能知

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感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營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擴廓帖木兒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擴廓帖木兒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元紀
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戊申年春正月壬申朔，元太子命關保固守晉寧，總統諸軍。如擴廓帖木兒拒命，當以大義相裁，就便擒擊。陳祖仁又上書曰：「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况聞擴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

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爲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爲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乙亥，我太祖祀天地于南郊，卽皇帝位于建康，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辛巳，元詔諭擴廓帖木兒曰：

比者也。速上奏，卿以書陳情深自悔悟，及省來意，良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於儉言，不體朕心，隳其先業。卿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卿其思昔委任肅清江淮之意，即將冀寧、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擣徐沂。以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當悉還汝。衛輝彰德順德，皆為王城。卿無以貂高為名，縱軍侵暴。其晉寧諸軍，已命關保總制策應。戡定山東將帥，各宜悉心。庚寅，彗星見于昴畢之間。是月，大明兵取建寧、延平二路。陳友定被執。二月壬寅朔，元詔削擴廓帖木兒爵邑，命禿魯李思齊等討之。癸丑，我大

明兵取東昌路。丙辰，元擴廓帖木兒自澤州退守晉寧關，保守澤潞二州，與貂高軍合。己未，我大明兵取寶慶路。甲子，汀州路總管陳谷珍以城降于大明。丙寅，我大明兵取棗州。是月，與泉漳潮四路皆降于大明。大明兵至河南，元李思齊、張良弼解兵西還。三月庚寅，彗星見于西北。壬辰，元翰林學士王時太常院使陳祖仁上章乞撫諭擴廓帖木兒，以兵勤王，赴難。是月，我大明兵西取河南，入潼關，南取永州、惠州二路。元張翥卒。翥字仲舉，晉寧人，少受業于李存存，學傳于陸九淵。

李存

氏翦從之游得其指歸歷官祭酒善誘掖後進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學者皆師尊之
夏四月辛丑朔我大明兵取英德州廣州又取嵩
陝汝等州五月庚午朔我大明兵取道州六月
月癸丑我大明兵取全柳梧藤潯諸州及貴象鬱
林等郡靜江廣西諸路皆降于大明秋七月癸
酉元都紅氣滿空如火照人乙亥元都黑氣起百步
內不見人是月海南海北諸郡縣皆降于大明
閏月大明兵取衛輝彰德廣平三路左江右江
諸路皆降于大明丁巳元詔擴廓帖木兒復封

河南王仍中書左丞相統領見部軍馬由中道直抵
彰德衛輝太保中書右丞相也速統率大軍由東道
水陸並進少保陝西行省左丞禿魯統率關陝諸軍
東出潼關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齊統率軍
馬南出七盤金商克復汴洛四道進兵相為犄角毋
分彼此秦國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瑣住等軍東西
布列乘機掃殄太尉遼陽左丞也先不花郡王知院
厚孫等軍捍禦海口藩屏畿輔太子愛猷識里達臘
悉總天下兵馬具如前詔壬戌白虹貫日甲子
元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是日我大明兵

上顏帖木兒

至通州。元知樞密院事上顏帖木兒力戰歿之。乙丑、白虹貫日、元始罷內府興造、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同守京城。丙寅、元主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太子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失列門知樞密院事黑厮宦者趙伯顏不花以為不可行、不聽。伯顏不花慟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歿守。柰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至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陳祖仁為亂軍所害。八月庚午、我大明兵入元都。元亡。帖木兒不花慶童丁敬可郭允中歿之。洪武

祖仁歿難帖木兒不花慶童丁敬可郭允

中死難

二年、元主駐于應昌。洪武三年、四月丙戌、元主殂于應昌。年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使、觀音奴奉梓宮北葬。五月癸卯、我大明兵襲應昌府。元太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弁寶玉皆被獲。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數騎遁去。我太祖以元主知順天命、謚曰順帝。加其孫八剌為崇禮侯。元十有四主、凡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滅宋混一、至順帝至正丁未國亡、實計八十九年。

縱之遁賜謚存史稱越萬古之德

王禕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

蓋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

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

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靡

沸。鳴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

天乃命我太祖皇帝。肅將威武。代伐不道。於是

拾宋掇秦。掣趙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

天命有在也。



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終

元紀

